



木 4
門 五 奴 1
號 1837
卷 4-3

埤雅卷第十一

釋蟲

村山至大

蠶

蜘蛛

蜈蚣

螳螂

蟬

蝥蟥

蠓

螟

蟾

寒蠋

蟪蛄

蟻

蚋

蚯蚓

果蠃

螻蛄

蜻蜒

蚊

鼠

易

蠶

蠶陽物也惡水食而不飲淮南子曰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蟬不食不飲再蠶謂之原蠶一名蠶今以

晚葉養之先王之法禁焉淮南子曰原蠶再登非不利也然王者之法禁之爲其殘桑也鄭云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爲害馬歟然則原蠶有禁非特欲以護桑又以害馬故也今蠶負馬迹亦其驗歟里俗謂之夏蠶亦曰熟蠶亦曰晚蠶自世衰道微先王之禁不行而民間一歲至有三蠶者矣是以桑弱而馬耗也蠶書曰飼蠶勿用雨露溼葉蓋蠶性惡溼故禮云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也今俗飼蠶以葉灑之欲其勻厚故古者王親耕三推而止王后親蠶三灑而止舊云蠶之所吐爲忽十忽爲絲五

絲爲緝十絲爲升二十絲爲絨四十絲爲紀八十絲爲總詩曰素絲五緘又曰五總其絲之數蓋如此太玄曰紅蠶緣于枯桑其繭不黃蓋蠶足於葉三俯三起二十七日而蠶已老則紅故謂之紅蠶紅蠶以繭白衣亦或謂之室易林曰飢蠶作室是也爾雅釋蟲曰蠨桑繭雖由樗繭棘繭藥繭虻繭蕭繭

蜘蛛

論衡曰蜘蛛結絲以網飛蟲人之用計安能過之亦掃其網置衣領中令人知巧辟忘世云蜘蛛布網如罾其絲右繞今磨旋蔓生皆循右而轉亦自然之理也易曰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說者又以謂放蜘蛛而結網法螺蚌而閉戶則古之知者創物其兼取博矣蓋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既曰仰觀於天俯察於地而又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則所謂取才於物雖非所以先者然亦豈可少哉字說曰設一面之網物觸而後誅之知誅義者也

蚺蠖

蚺蠖屈伸蟲也一名蚺蛇又呼步屈方言曰蚺蛇謂之蚺蠖賦曰龍伸蠖屈蠖屈蓋將以求伸也易曰蚺蠖之屈以求信也言以屈道致伸漢志曰尺者蠖也蠖之義

蓋取諸尺蠟之義蓋取諸引引者伸也蠖於尺伸於引今人布指求尺一縮一伸如蠖之步謂之尺蠖豈放是乎亢桑子曰夫俗隨國政之方圓猶尺蠖之於葉也食黃則身黃食蒼則身蒼蚺蠖似蠶食葉老亦吐絲作室舊說蚺蠖之繭化而為蝶此猶蛹之變蛾爾賦曰蠖螟飛而生風蚺蠖動而成響言屋之空曠深靜易以生風答響如此詩曰噲噲其正噦噦其冥是也

螳螂

螳螂有斧蟲也充人謂之拒斧其臂如斧奮之當轍不避莊子所謂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轍者也是一名不過

以此爾雅曰不過螻蟻其子蟬蛸捕蟬而食執木葉以自蔽蟬將去而未飛為之一前一却莊子曰螻蟻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蓋謂是也世云螻蟻所執之翳可以蔽形類從曰螻蟻之氣含之生火蚯蚓之塵背灑起霧未知其審月令曰螻蟻生蓋是月升陰始起殺蟲應而生焉孫炎爾雅正義云螻蟻深秋乳子至夏之初迺生是也亦生百子如蝨斯云。

蜉蝣

蟲似天牛而小有甲角長三四寸黃黑色甲下有翅能飛燒而散之美於蟬也翕然生覆水上尋死隨流梁宋

之間曰渠略叢生鬱棲中朝生暮殞有浮游之義故曰蜉蝣也詩曰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如雪以刺其奢而掘閱言掘土使解閱也管子曰掘閱得玉蓋言羔裘如膏則其好潔可知矣麻衣如雪則其好奢可知矣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夏小正云蜉蝣有殷殷衆也蜉蝣殷之時也言有有見也

蝥蟻

爾雅曰蝥蛄蝨又曰蝥蟻蝥蓋蝥一名蝥蟻一名蛄蝨佶屈曲貌以形舉也方言曰關東謂之蝥蟻梁益之間謂之蝥詩曰領如蝥蟻蓋蝥蟻之體有豐潔且白者故

詩以況莊姜之領七辯曰蝓蟻之領阿那宜顧是也化書曰燥溼相育不母而生蝓蟻此即木中蠹蟲亦曰桑蠹故古者譜從中起謂之蝓蟻曹植籍田論曰昔三苗共工謹兜非堯之蝓歟齊之諸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蝓歟

蠛

小蟲似蝓亂飛者也一名醯雞列子曰醯雞生乎酒又曰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軌食醯頤輅即蠛是也孔子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制字从蒙音謂之懵以此爾雅曰蠛蠛蠛

孫炎注云蠛蠛此蟲微細羣飛郭璞亦曰蠛飛磴則天風春則天雨此言蠛蠛將風則旋飛如磴一上一下如春則雨矣然其圖贊又曰風春雨磴二說不同也

螟

食心曰螟食葉曰蟻食節曰賊食根曰蝨爾雅所謂食苗心螟食葉蟻食節賊食根蝨許慎說文以為吏冥冥犯法即生螟乞貸則生蟻抵冒取民財則生蝨然則靈芝朱草秬秠之鍾其美與螟蟻之鍾其惡雖不同其繫王者之政一也淮南子曰枉法令即多蟲螟其以此乎蟻則蝗也蝗字从皇今其首腹皆有王字未燭厥理也

或曰蝗即魚卵所化列子曰魚卵之爲蟲蓋謂是也俗云春魚遺子如粟埋於泥中明年水及故岸則皆化而爲魚如遇旱乾水縮不及故岸則其子久閣爲日所暴乃生飛蝗故詩曰衆維魚矣實維豐年說者以爲陰陽和則魚衆多矣故豐年夢魚理或然也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無害我田穉苗而未秀爲穉韓詩曰穉幼稼也蓋蠹賊螟螣尤爲穉禾之害字說云螻食苗葉無傷於實若螻可貸也賊食苗節賊苗蟲食根如句所植螟食心不可見

蟪

蟪一名蝮其首方廣有冠夏小正曰蝮蝮者五采具蟪蟪者蝮是也俗呼胡蟪似蟪而小鳴聲清亮者江南謂之蟪蟪詩曰如蟪如蟪如沸如羹言天下謹譁沸騰不安如此此序所謂無綱紀文章者也又曰菀彼柳斯鳴蟪嚶嚶言蟪與柳異類今蟪託蔭其上鳴聲嚶嚶則王之於已不如菀柳之餘亦芘其蟪也鄒陽柳賦以爲蟪蟪厲響蜘蛛吐絲蓋蟪得美蔭則其鳴聲尤清厲方言曰楚謂之蟪宋衛之間謂之蟪蟪陳鄭之間謂之蝮蟪按詩云如蟪如蟪則蟪與蟪異實非一物蓋蟪亦蟪之一種影大而黑昔人啖之禮有雀鷄蟪范是也一名蟪

爲其變蛻而禪故曰蟬亦其通名蟬舍卑穢趨高潔其
禪足道也鹽鐵論曰以所不觀而不信若蟬不如雪也
又況道常無所而不可觀者乎是故聞而不笑者寡矣
故曰道無問無問問之是責空也舊說朽木化爲蟬壤
裙化爲蝶腐菌化爲蜂又曰蠶二十日而化蟬三十日
而化

寒蜩

寒蜩似蟬而小青赤一名蜺一名寒蟬蔡邕月令云鳴
則天涼故謂之寒蟬其生坼裂母背故釋蟲云者翬醜罅
蓋蟬善飛者翬故謂之翬醜論衡曰蟬生於腹育開背而

出方言曰黑而赤者謂之蜺又曰蟪謂之寒蜩寒蜩瘖
蜩郭氏云按爾雅以蜺爲寒蜩月令亦曰寒蟬鳴則知
寒蜩非瘖者也寒蜩即今啞蟬啞蟬初瘖及得寒露冷
風乃鳴故蒟萁論云秋風至而寒蟬吟正謂此也然則
方言原其始故謂之瘖蟬今雌蟬亦啞陶隱居所謂啞
蟬雌蟬也不能鳴者然與寒蜩初瘖又異矣又一種似
蟬而小綠色北人謂之螾頰廣且深即詩所謂螾首蛾
眉是也

螾姑

廣雅云螾姑螾蛸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朝螾姑不知春

秋蟪蛄夏蟬也是故不知春秋按離騷曰蟪蛄鳴兮秋
秋歲暮兮不自聊則蟪蛄亦秋蟬矣一曰春生者死於
夏夏生者死於秋故曰不知春秋也方言曰齊謂之蟪
蟪楚謂之蟪蛄釋蟲云蟪蛄蟪蛄即此是也莊子音義
以爲此即楚辭所謂寒蟪者也按風土記曰蟪蛄鳴於
朝寒蟪鳴於夕則寒蟪蟪蛄又爲兩物孔子曰違山十
里蟪蛄之聲猶在於耳故政事莫如應之言政事惡譁
而善肅以靜應之而已稽聖賦曰蟪蛄行以其背蟪蛄
鳴非其口按山海經有獸以其尾飛有鳥以其鬚飛則
覆載之間負類反倫何所不有可勝言哉

蟻

蟻短狐也似鼈三足含水射人一曰含沙射人之影其
瘡如疥稽聖賦所謂蜉旋於影蟻射於光是也一名射
上一名溪毒有長角橫在口前如弩檐臨其角端曲如
上弩以氣爲矢因水勢以射人故俗呼水弩春秋曰秋
有蟻即此是也然畏鷲鷲能食之禽經所謂鷲飛則蟻
沈鵠鳴則蛇結詩曰爲鬼爲蟻則不可得言鬼無形而
蟻性陰害射人之影則皆莫可究矣五行傳曰南越淫
惑之氣生蟻蟻之猶言惑也字說曰蟻不可得也故或
之今蜉蝣溺人之影亦是類爾造化權輿曰短狐射氣

蛭蝮遺溺中影則疾人氣數感之故也周官曰凡隙屋除其狸蟲狸蟲廔蛭蝮之屬蛭蝮言搜而去之也亦言求而去之也

蚺蟻

詩曰伊威在室伊威甕器底蟲形似白魚而大爾雅曰伊威委黍一名鼠婦食之令人善淫術曰鼠婦淫婦是也亦曰鼠負陶隱居云鼠在坎中背則負之今作鼠婦如似乖理誤矣蓋鼠婦一名鼠姑亦或謂之鼠粘鼠婦猶鼠姑也鼠粘猶鼠負也因溼化生今俗謂之溼生

蚯蚓

考工記注云却行蟻屬蚓土精也其爲物不息引而後伸蛭善緣蚓善引蛤介合蟬介解蚓或从寅志曰引達於寅一名蜿蟺一名曲蟺一名土龍善長吟於地中江東謂之歌女亦曰鳴砌孟子曰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言若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以入仁義之域月令云蚯蚓結言蚯蚓穴居首陽下嚮陽動則穴而上首故其身結而屈也傳曰魚無耳蟬無口蛇無足蚓無筋舊說蚯蚓土精無心之蟲與蜚蠊交有一種白項是其老者也

果羸

即今細腰土逢好禁蜘蛛說文云天地之性細腰純雄
無子列子曰純雄其名穉蜂蓋其類也搏泥作房如併
竹管取桑蟲負之七日而化爲子其祝聲可聽法言曰
祝之曰類我蓋其音云也莊子曰細腰者化今呼大逢
啖子地中作房者亦曰土逢非此細腰土逢也果羸一
名螻蛄一名蒲盧中庸曰政也者蒲盧也化書曰嬰兒
似乳母斯不遠矣

螻蛄

螻蛄臭蟲一名螿一名天螻夏小正曰螿則鳴螿天螻
也孫炎爾雅正義以爲螿是雄者喜鳴善飛雌者腹大

羽小不能飛翔食風與土要以前甚澁要以後甚利類
從曰磨鐵致蛄汗羈引兔蜃灰除蠹蛤陽去伏言物之
相關感有如此者法言曰狐狸螻蛄不媵臘也與言若
牛羊之用人則螻蛄不媵狐狸不媵臘矣方言云螻蛄謂
之螻蛄周官曰馬黑脊而般臂螻先儒云螻蛄臭也傳
所謂腥螻而不可饗膾惡而不可親蓋出於此一曰螻
宜讀如螻蟻之螻呂子曰流水不腐戶樞不螻螻者蟻
也醫經以爲狐狸螻蟻之餘勿食食之令人生瘻豈近
是乎廣志小學篇曰螻蛄會稽謂之螻蛄

螻蛄

蜻蛉飲露六足四翼其翅輕薄如蟬晝取蚊蚋食之遇
雨即多好集水上款飛尾端亭午則亭名之曰蜻以此
字或作蜓廷亦直也一名蜻蛉方言曰蜻蛉謂之螂蛉
淮南又呼蠓蚋亦曰蝮也造化權輿曰水蠱爲蝮字說
云蛉蜻蜓也動止常廷故又謂之蛉令出於廷者也古
今註曰蜻蛉一曰青亭色青而大者是也賦云塗青蚨
而還錢埋蜻蛉而變珠說者以爲五月五日取其首正
中門埋之皆成青珠故類從曰青蛉之首瘞而爲珠也
蚊

說文云齧人飛蟲从虫民聲亦或从昏以昏時出也俗

云蚊有昏市蓋蠅成市於朝蚊成市於暮傳曰聚蟲成
雷謂其市之時也蟲民蟲蚋蚋田牧者病焉一曰蚋
盲故謂之蚋揚子或問貨殖曰蚊蓋蚊之取利雖小然
而善撓令人通夕不寐故雄以此託況說文曰秦晉謂
之蚋楚謂之蚊蓋蚋喜亂飛似蚊而小望之如霧荀子
所謂醯酸而蚋聚者也因雨而生與蚊實異一名瞽芮
列子曰瞽芮生乎腐蠃蠃即黃甲小蟲一名輿父一名
守瓜爾雅云蠃輿父守瓜鷓冠子曰一蚋嚙膚不寐至
旦半糠入目四方弗治言物苟爲害不必在大蓋亦不
在多也蚊性惡煙以艾熏之則潰長啄如針善螫

鼠

說文曰鼠穴蟲之摠名也象形行露之詩一章曰誰謂雀無角二章曰誰謂鼠無牙說者以爲雀角以無爲有鼠牙似是而非按雀角鼠牙皆言以無爲有似是而非也蓋雀有味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傳曰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又曰視墉之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明鼠無牙者也夫雀之爲物依人又晝動而無角在其首且所穿者屋事之易察也鼠之爲物畏人又夜動而無牙在其口且所穿者墉事之難知也召南之初事之易察者至於獄而後明及其久也衰亂之俗

已微貞信之教已興則雖事之難知者不待獄而明矣故於雀言獄鼠言訟也鼠一名鼯南陽呼鼠爲鼯廣雅曰鼯鼠是也今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謂之禮鼠亦或謂之拱鼠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其或取諸此乎傳曰窮鼠齧狸蓋鼠窮則鬪也故兵法曰歸師勿遏圍師必闕鼯鼠有螫毒者甘口齧人及鳥獸皆不痛春秋所書食郊牛之角者也博物志云鼠之最小者或云甘鼠是也莊子曰載鼯以車馬樂鳩以鐘鼓鼯小鼠也鳩小雀也傳曰稷蜂不熏社鼯不灌蓋其所託有如此者鼯鼠兔首似鼠而大能人立交前兩足而舞害稼

者一名雀鼠廣雅云鼯鼠鼯鼠是也易曰晉如鼯鼠蓋
晉進也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今九以剛進處四
失順而又麗乎陰則拂晉之道矣故曰進如鼯鼠無所
守焉貪而畏人又此乎陰九四之象也碩大也詩序所
謂貪而畏人若大鼠也且五之所以蕃錫而康四之所
以貪竊而懼者亦豈有他哉五以柔進順而麗乎明四
以剛進悖而麗乎暗故也鼯鼠健於捕鼠似貂赤黃色
大尾今俗謂之鼠狼廣雅曰鼠狼鼯是也一名鼯莊子
所謂騏驎驪捕鼠不如狸狌今栗鼠似之蒼黑而小
取其毫於尾可以製筆世所謂鼠鬚栗尾者也其鋒乃

健於兔栗鼠若今竹鼯之類蓋鼠食竹故曰竹鼯燕山
錄曰煮羊以鼯煮鼯以蚊言其性類相感省火易熟有
如此者鼯鼠一名鼯鼯似鼠而小東方朔曰
譬如鼯鼯之襲狗者也鼯鼠爾雅所謂鼯鼠夷由狀如
小狐肉翅翅尾項脅毛皆紫赤色脚短爪長飛且乳者
亦或謂之飛生或曰一名飛蠅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
躡飛性食火煙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升上禽經曰鷓
鳥不登山鷓鳥不踏土鷓鳥不能從下上高然則鷓之
制字从高鷓之从夷其義可知也荀子曰鼯鼠五技而
窮即此是也馬融曰猿雖晝吟鼯鼠夜叫舊說鼠性疑

出穴多不果故持兩端謂之首鼠韓子曰狐鼠進退又鼠類最壽俗謂之老鼠是也若老鸛老鷓老烏之類以老稱亦如此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鷦鷯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距虛比爲邛邛距虛齧甘草即有難邛邛距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蟹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中有枳首蛇焉此四方中國之異氣也按蟹鼠前而兔後趨則顛走則顛今契丹北境有跳兔前足纔寸許後足幾一尺行則用足跳一躍數尺止則蹶然仆地即所謂蟹又有鳥鼠同穴者與鳥爲雌雄似鼠而短尾鼠在內鳥在外杜甫詩曰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魚龍水名鳥鼠山名赤鳥鼠秋而魚龍夜是詩兩句而含三事也

易

說文曰蜥易蝮蜓守宮也象形博物志云以朱飼之其體盡赤擣之萬杵以點女人終身不滅如赤誌偶則落故曰守宮也周易之義疑出於此取其陰陽構合而易一曰蜥易日十二時變色故曰易也舊說蜥易嘔電蓋龍善變蜥易善易故乾以龍況爻其書謂之易爻者言乎其變也象之義出於象彖之義出於彖易之義出於

易皆取諸物也周官大卜掌三易之法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連山始於艮故曰連山易曰兼山艮是也先儒以爲象雲氣之出於山連連不絕非是歸藏始於坤故曰歸藏周易始於乾故曰周易乾始萬物坤終萬物艮者終始萬物故三代之易各首一焉易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蜥易一名蛇醫字林所謂蝮蝮蛇醫是也舊說蛇體有傷此輒銜草傳之故有醫之號也東方朔曰是非守宮則蜥蜴如此守宮乃蠃蜒也今俗謂之蠃虎喜緣籬壁者是按爾雅云蝮蝮蜥易蜥易蠃蜒蠃蜒守宮本草亦曰一名蜥蜴一名守宮則蝮蝮

蜥蜴蠃蜒守宮異名而通者也方言曰守宮秦晉西夏謂之守宮或謂之蠃蠃或謂之刺易其在澤中者謂之易蜥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蝮蝮東齊海岱之間謂之蝮蝮北燕謂之祝蜒考工記注云脰鳴鼃鼃屬注鳴精列屬旁鳴蝮蝮屬翼鳴發皇屬股鳴蝮蝮屬胃鳴榮原屬馬融周官作以胃鳴于寶周官作以骨鳴說者以爲三字相近雖容有誤而馬鄭與于皆前世名儒或所授師說不同按說文蠃大龜也以胃鳴者則馬本作以胃鳴當謂蠃屬三教珠英云守宮鱗色如蛇而四足亦與魚合

魚合
 說文云馬怒也武也象馬頭髦尾四足之形石建曰書
 馬者與尾而五今四不具是也然則緯書以為王者駕
 馬故字以王為馬誤矣且王無駕馬之制蓋古者天子

埤雅卷第十二

釋馬

馬

騶

騏

騶

駱

白顛

駮

駮

黃

駟

駟

駮

駮

駟

駮

馬

說文云馬怒也武也象馬頭髦尾四足之形石建曰書
 馬者與尾而五今四不具是也然則緯書以為王者駕
 馬故字以王為馬誤矣且王無駕馬之制蓋古者天子

乘龍諸侯乘馬故易以龍敘乾以馬明坤而天子乘龍
駕六諸侯乘馬駕四白虎通曰天子駕六者示有事於
天地四方也漢書曰乾六車坤六馬列子亦云六轡不
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則古有駕六之制者矣故書
曰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今文以竹策籠爲籠以竹策
馬爲駕蓋良馬見鞭影而行則鞭策之於籠是以籠之
非以駕之也列子曰聖人以知籠羣愚蓋籠之道如此
舊說相馬肝欲得小耳小則肝小肺欲得大鼻大則肺
大脾欲得小膝小則脾小心欲得大目大則心大又曰
眼欲得有紫艷口欲得有紅光上脣欲得緩下脣欲得

急上齒欲鈎鈎則壽下齒欲鋸鋸則怒脊欲大而抗額
欲方而平喉欲曲而深胃欲直而出免間欲開虎口欲
開升肉欲大而明輔肉欲大而明耳欲如劈竹睛欲如
懸鈴頭欲高如剥兔項欲起如飛龍又曰人眼烏目麋
背麟腹虎胃龜尾擎頭如鷹垂尾如彗又曰望之大就
之小筋馬也望之小就之大肉馬也前視見目旁視見
腹後視見足駿馬也毛束皮皮束筋筋束肉肉束骨五
者兼備天下之馬也又曰口中紅白間色者壽鼻中紅
色如朱點書者壽眼中赤色如字形者壽易曰賁如皤
如白馬翰如言未受飾於物也詩曰皎皎白駒賁然來

思賁然來思則言受飾於物矣受飾於物則與在彼空
谷生芻一束者異矣故戒之以愛日毋爲優游於此勉
之以遁思也曲禮曰立視五雉式視馬尾小俛爲式蓋
立視視車之衡則平視馬之尾則俯矣故平視或謂之
衡視鄭云雉謂輪轉之度蓋當謂其徑也言乘車之輪
六尺有六寸五六三十積尺爲三丈積寸爲三尺則五
雉之衰三丈三尺荀子曰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
十六三丈六尺即此是也又曰坐視膝足立視言坐則
視膝立則視足也又曰應對言語視面言應對言語則
無上於面亦不下於帶也曲禮曰天子視不上於袷不

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此即言語應對
視面高下之度國君綏視大夫衡視相備也綏視則言
俯不下於帶衡視則言仰不上於面蓋國君之衡高八
尺有七寸田馬之衡高七尺有七寸駑馬之衡高六尺
有七寸以中言之衡高七尺七寸人長七尺則高與人
目略平故曰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又曰執天子之器
則上衡上衡謂齊首矣國君則平衡平衡謂齊眉矣大
夫則綏之謂當心矣士則提之謂當帶矣禮曰提者當
帶而國君綏視不下於帶則綏之當心提之當帶明矣
或曰凡物有當提者有當捧者今以貴賤之等而令當

提者捧當捧者提可乎曰是禮也非是之謂也蓋曰執天子之器上衡國君平衡則正謂執器者言之而已非謂當提之器使捧當捧之器使提也荀子又曰乎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蓋亦準車之衡言之朝野僉載曰伯樂令其子執馬經以求馬經年無有似者歸以告父更令求之出見大蝦蟆謂其父曰得一馬略與相同而不能具伯樂曰何也對曰其馬隆顙跌目但蹄不如累翅爾伯樂笑曰此馬好跳擲不堪御也括母曰括徒能讀其父書不知合變亦近之爾

騶

今之烏騶也爾雅曰騶白雜毛騶蓋取諸鴉也今騶其色騶白詩曰乘乘馬乘乘黃乘乘騶六尺已上為馬黃純色騶雜色古者大夫乘駒乘馬則僭諸侯之禮矣蓋亂生於衣服車馬之間而已大叔于田乘乘馬而沃之大夫素衣朱襮此晉鄭之所由亂也騶亦騶類取騶之色一曰蒼白雜毛騶一曰蒼黑雜毛騶今騶色在青黑之間亦在青白之間詩曰毳衣如綦傳曰綦騶也然則色在青白之間

騏

毛詩傳曰青黑曰騏蓋騏蒼艾色一曰馬青騏文如博

棋也詩曰其帶伊絲其弁伊騏弁皮弁也司服曰凡兵
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韋弁以韎韋爲之故曰韋弁
一名爵弁其色則象爵故也皮弁以鹿皮爲之故曰皮
弁一名騏弁其色則象騏故也亦或謂之綦弁鄭氏以
爲爵弁似冕又謂韋弁韎 韋爲弁又以爲其衣裳又
曰韋弁蓋韎布爲衣而素裳皆誤矣按士冠禮爵弁服
纁裳純衣緇帶韎韎韎則韋弁服純衣纁裳矣凡弁爵弁
爲上皮弁次之故司初一日韋弁服次二曰皮弁服次
三曰冠弁服次四曰服弁服次五曰弁經服蓋冠弁服
弁皮弁服也弁經則服皮弁而加經故其序如此喪服

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服問曰公爲卿大夫錫衰
當事則弁經足相參證也左傳曰衛獻公戒孫文子甯
惠子食而射鴻於圃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
冠弁也說者以爲田獵之冠則凡甸事冠弁服即皮弁
又明矣詩曰騏驕是中駟驪是驂蓋騏驕中駟駟驪上
駟故服以騏驕驂以駟驪淮南子曰驂欲馳服欲步宣
王之詩北伐舉四驪南征舉四騏者言方是時馬政愈
修其所以執駒綱馬教駢攻特臧僕講馭夫之法滋廣
故雖騏亦閑習任爲用矣非獨四驪也

馬弁

爾雅曰後右足白驤左白鼻易曰震為馬足蓋取其躁以躁故二絆其足作足言縱之而動也馬鼻足言制之而動也今字鼻从馬一絆其足鼻从馬二絆其足鼻从馬口其足詩曰繫之維之口者維之也淮南子曰是猶兩絆騏驥而求其致千里也兩絆言鼻其足詩曰駕我騏驎王肅謂駕兩馬者下云騏驎是中駟驪是驂明此駕兩者也蓋古者庶人駕一士駕二大夫駕三諸侯駕四天子駕六說文曰駟駕二馬也尚書大傳曰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駟馬驂駕三馬也駟駕四馬也詩曰載驂載駟驂以言大夫駟以言諸侯馬政論曰後足偏白者凶

若鼻之類是也此士之所以駕也歟

駟

爾雅曰白馬黑鬣駱廣雅曰白馬朱鬣駱今呼黃馬尾鬣一道通黑如界者為駱蓋馬無分於黃白皆謂之駱若今衣脊絡縫故曰駱也明堂位曰夏后氏駱馬黑鬣此以別白馬朱鬣之駱也月令曰孟秋駕白駱此以別黃馬黑鬣之駱也俗云駱馬善奈勞苦詩曰嘽嘽駱馬言駱性善勞而今取息不平如此則以甚勞故也古者天子之卿純駟故詩曰駕彼四駱又曰乘其四駱若諸侯之卿則不能具純駟矣詩曰駕我騏驎蓋言秦之士

也又曰騏驪是中駟驪是驂蓋言秦之御也
白顛

爾雅曰的顛白顛今之戴星馬也詩曰有車粼粼有馬
白顛粼粼衆比貌於車言其衆於馬言其特相備也觀
禮曰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說者以爲卓即的顛
故以爲上列而九馬隨其後莊子曰齊之以月題蓋月
題額上當顛如月者所以象顛之白然則馬之貴的顛
也可知矣易曰其於馬也爲的顛蓋震二陰在上故爲
的顛夫文入二爲白白陰色也二陰數也馬政論曰顛
有白毛謂之的盧又曰準上有旋毛及白毛者謂之的

吻凶俗曰的顛非也

驥

說文曰馬深黑色驪馬赤黑色驥先儒云取其馬色如
鐵非特有取於色蓋亦取其堅壯如鐵故曰驥也月令
孟冬乘鐵驪即此是也詩曰駟驥孔阜六轡在手以美
襄公田狩之事蓋馬之族不一而驛馬則喜前駕馬則
喜後故古之御者駕馬以鞭爲主驛馬以轡爲主驥性
堅驛則疑於難御而有繫手之勞矣今其六轡在手而
已則是無事於轡故詩以美之也陸子曰三皇垂策五
帝繫手唐虞按轡禹湯馳驥

駟

驪馬白跨驕驪馬白腹駟駟从縵省禮曰練而縵縵淺赤也一染謂之縵再染謂之經三染謂之纁周人尚赤戎事乘駟赤馬白腹曰駟言上周下殷也詩曰駟駟彭彭此言尚父之乘然則戎事乘駟蓋特其長而已或曰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則於戎事乘駟之說害矣曰序詩者曰宣王南征則蠻荆之事正之而已故言兵則非伐人之兵也言車則非戎車也言馬則非戎馬也

黃

黃駟曰黃黃亦馬之上色故駟頌首章曰有駟有黃也

列子曰牝而黃牡而驪馬至果天下之馬也有駟曰乘黃矣然後乃言乘牡卒言青驪之駟則黃牝驪牡剛柔之質具矣明堂位曰周人黃馬蕃驪言吉事乘此詩曰四黃既駕兩驂不猗是也至於戎事則乘駟檀弓曰周人尚赤戎事乘駟或曰天子之馬盛則駕六常則駕四詩曰四黃既駕兩驂不猗此駕六之證也穆王命八駿之乘右服華駟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濈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此駕四之證也

駟

青驪曰駟今之驥驄也詩曰駟彼乘黃駟彼乘牡駟彼
乘駒言臣有柔順之德剛健之材又被文以成之則臣
之道備矣於乘黃曰在公明明於乘牡曰在公飲酒於
乘駒曰在公載燕在公明明則禮所謂在明明德也夙
夜在公在公明明於是飲酒以載燕則亦以有道故也
鹿鳴之道和樂而已非君臣之道也故六月之序至言
四牡然後曰君臣缺矣今言在公飲酒在公載燕而更
以爲頌君臣之有道者蓋夙夜在公在公飲酒則臣有
餘敬君有餘惠臣有餘敬君有餘惠則非特若鹿鳴正
言賓主之道而已是乃所以爲君臣有道也

駟

爾雅曰黃白雜毛駟陰白雜毛駟駟今之桃花馬駟今
之泥驄也詩曰我馬維駒我馬維騏我馬維駉我馬維
駟其先後與駟之序合則駟不如駉駉不如騏矣然是
詩乃卒言駟者以明馬雖彌劣所以御之滋善

駉

駉白駉徐鉉曰疑象駉文晉侯乘駉乳虎見之而伏則
象駉之文理或然也駉亦馬之上色故古者國君乘之
文王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乘駉馬而偏朱
蹄諸大夫蹇然曰先君王也詩曰皇駉其馬亦言皇駉

者士昏禮攝盛故也爾雅所謂駮如馬倨牙食虎豹詩所謂隰有六駮者字从交作字說曰駮類馬食虎而虎食馬凡類已也而能除害已者在所交也則駮非此駮也

駮

馬善駮牝驪牡爾雅曰駮牝驪牡以罕稱也駮之字從來言進於馬矣宜有來而無往易曰知進而不知退亢龍也凡馬六尺以上爲馬七尺以上爲駮八尺以上爲龍詩曰駮牝三千三千言多駮牝取其大也蓋驥馬常卜今俗謂之小馬以此凡馬宗廟用龍戎事用駮田事

用駮駮田馬也考工記曰國馬之駮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駮深四尺鄭云國馬高八尺衡高八尺有七寸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爲衡頸之間也田馬高七尺衡高七尺有七寸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爲衡頸之間也校人曰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大夫曰家其種又自田馬而下則所謂國馬者無大夫之馬矣蓋諸侯有良馬有戎馬無齊道大夫有田馬有駮馬無種戎或曰正言國馬者非特以別大夫亦以約天下之馬也伯樂曰良馬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若減若沒若亡若失良馬即國馬也故駮頌以爲諸侯有良馬有戎馬有

田馬有駑馬變種曰良者以此也歟庾人曰八尺以上
為龍此種馬也豈所謂天下之馬者邪蓋馬八尺以上
則疑於龍矣是故謂之龍也坤之上六稱龍與此同義
駟之頌一章曰有駟有皇有驪有黃二章曰有駟有駟
有駟有駟三章曰有駟有駟有駟有駟四章曰有駟有駟
駟有駟有駟按驪馬白跨曰駟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
駟曰黃蒼白雜毛曰駟黃白雜毛曰駟赤黃曰駟青黑
曰駟青驪麟曰駟白馬黑驪曰駟赤身黑驪曰駟黑身
白驪曰額陰白雜毛曰駟彤白雜毛曰駟豪駟曰駟二
目白曰魚魚今謂之環眼馬馬之最下者也言有驪有

黃於前言有驪有魚於後每章愈下則以言僖公至誠
成物有加而無已莊子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
牛而牛肥思無邪思馬斯徂殆此之謂也

駒

馬二歲曰駒三歲曰駝八歲曰駟馬八歲一變故从八
也語曰七駟八白言馬至八歲駟變而白矣傳曰大夫
乘駒蓋駒血氣未定則有蹄齧之虞故大夫乘之荀子
曰大路之馬必倍至於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倍
言年長以倍今羣牧選馬十六歲以上乃以進御此遺
象也曲禮曰齒路馬有誅路馬之齒高矣故齒路馬有

誅所以廣敬也詩曰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而後言維騏
維駱維駟則騏也駱也駟也蒙上之文宜皆為駒大夫
乘駒駕三今曰六轡者上大夫卿奉使故也禮曰上大
夫卿卿與諸侯駕四說文从句字音拘則以駒血氣未
定宜拘執之焉爾詩曰繫之維之義蓋取此一章曰皎
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
逍遙二章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
所謂伊人於焉嘉客古者朝食曰饗夕食曰飧飧薄食
也故是詩於苗曰以永今朝於藿曰以永今夕逍遙以
道言之也嘉客以禮言之也清人曰二茅重英河上乎

鞠翔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鞠翔禮之事也逍遙道之
事也河上非所宜然因以微切其上故序者曰公子素
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也舊說繫馬曰
維繫牛曰縷公羊曰牛馬維縷

駮

木瓜

穀

楊

柚

周官馬八尺以上為龍戎馬之高蓋亦準此故爾雅曰
馬八尺為駮也駮即戎馬故其字指事而戎事齊力尚
強故爾雅又曰絕有力駮也校人云種馬一物戎馬一
物戎馬即駮是也種馬即龍是也史言良馬謂之龍種
蓋出於此

蓋山

沛在泗水之側吳也蘇惠明謂吳也史言身其體之謂蘇
蘇也爾雅又曰蘇有火熨也列人云蘇也一蘇也一
蘇人只為熨也熨明也熨其字許事而為車齊也尚
周宮人只以土為薪也熨之蓋亦車此也爾雅曰
蘇也牛曰蘇公羊曰牛熨蘇也
蘇也高車之不以豐文公也之不以直也書篇蘇也曰
車也所土非也宜然因以蘇也其土也平昔曰公子素
蘇也二禾重香也土平也蘇也蘇也蘇也蘇也蘇也蘇也

埤雅卷第十三

釋木

桃

甘棠

梅

李

楓

槐

棗

棘

木瓜

穀

楊

柚

橘

唐棣

常棣

桃

桃有華之盛者其性早華又華於仲春故周南以興女
之年時俱當諺曰白頭種桃又曰桃三李四梅子十二
言桃生三歲便放華果早於梅李故首雖已白其華子

之利可待也然皮束莖榦頗急四年以上宜以刀剝其皮不然皮急則死故周南復取少桃以興所謂桃之夭天是也一章曰灼灼其華灼灼者其華之紅而麗也言女以盛時而嫁二章曰有蕢其實蕢大貌蓋桃性更七八年便老老則子細此言少桃故曰有蕢其實言非但有華色又嫁而有子夫婦之道成焉三章曰其葉蓁蓁蓁蓁盛也言能成其家又以苾其所賴也且桃性華葉齊生至於有蕢其實然後其葉蓁蓁故其序如此抑陰青繁合休息者賴之又夏之時也魏之詩曰園有桃其實之殷園有棘其實之食言國君有一國以爲養今

也資園桃以爲穀賴園棘以爲食而園之外莫理焉則徒儉以嗇而不能用其民可知也禮曰王弔則巫祝以桃蒞前王桃鬼所惡而蒞以拔除不祥所以異於生也本草云桃梟主殺百鬼精物桃梟木乾如梟磔首木上故曰梟也典術曰桃者五木之精故能厭伏邪氣服其華令人好色蓋仙木也賦曰桃華饋面家語曰六果桃爲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此言祭祀不用而已周官饋食之籩曰其實棗栗桃乾蓀榛實則桃用其乾爾棗栗桃言乾蓀榛言實則先儒謂蓀乾梅也非是蓀爲梅而已漢武帝故事云海上有蟠桃三千霜乃熟一千年開

華一千年結子東方朔嘗三盜此桃矣按仙家日月長其果之華實自然久也南華真經曰北冥有魚其名爲鯢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鯢鵬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郭象以爲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生於大處大處亦必自生此大物

甘棠

釋木云杜甘棠甘棠今之杜梨也又曰杜赤棠白者棠樊光云赤者爲杜白者爲棠陸機草木蟲魚疏以爲赤棠與白棠同爾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赤棠子澁而酢無味俗語曰澁如杜是也字說云詩

言蔽芾甘棠以杜之美言有杖之杜以棠之惡說詩者以意逆志乃能得之甘棠之詩一章曰勿剪勿伐二章曰勿剪勿敗三章曰勿剪勿拜伐將以絕之也敗殘之而已拜屈之而已於公所芟戒以勿伐所憇戒以勿敗所說戒以勿拜言人思召公之德久而彌深愛其棠彌至也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劉歆廟議以爲思其人尚愛其木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故曰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

梅

梅一名榭杏類也其實酢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華在果子華中尤香俗云梅華優於香桃華優於色故天下之美有不得而兼者多矣若荔枝無好華牡丹無美實亦其類也記曰夔其窮與梅先桃李而華女失婚姻之時則感已之不如亦梅華雖先桃李然其著實乃更在後則婚姻之年或未慊也故詩人以興焉詩曰標有梅其實七兮標有梅其實三兮標有梅頃筐既之言梅盛極而落存者十七已而十三則已失婚姻之時矣頃筐既之則婚姻尤晚矣得及男女之時而已蓋始於季

秋終於仲春者婚姻之時也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者男女之時也周南婚姻以時召南則男女得以及時而已且及者汲汲之詞此其所以淺迫而為召南然則魯衛之政兄弟也周南之化其父子歟詩曰墓門有梅有鴉萃止言墓門之隧既非梅之所宜生而鴉之為物食甚而甘之以自美非梅之所能養而美之者也猶之陳陀無良師傅養成其質以致於不義且鴉所鳴民有禍則惡加於萬民之譬也今江湘二浙四五月之間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溽礎壁皆汗蒸鬱成雨其霏如霧謂之梅雨沾衣服皆敗黧故自江以南三月雨謂之迎梅五月

雨謂之送梅轉淮而北則否亦梅至北方多變而成杏
故人有不識梅者地氣使然也傳曰五月有落梅風江
淮以爲信風亦華信風之類賈思勰曰按梅華早而白
杏華晚而紅梅實小而酸杏實大而甜梅可以調鼎杏
則不任此用世人或不能辨言梅杏爲一物此則北人
不識梅也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
裘條柚也蓋柚渡淮而爲枳梅變而成杏今終南之所
生有條有梅而材實成焉則山之所以美化乃在乎此
以譬則人君之道化也書曰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
和羹爾惟鹽梅蓋造而始之者麴蘖也調而成之者鹽

梅也高宗之於傳說始命之曰用汝作礪言命汝作此
而已所謂格則庸之者也終命之曰爾惟麴蘖爾惟鹽
梅則其所以待之厚矣蓋麴蘖所以作酒故也鹽梅所
以作和羹故也七命云燁以秋橙醑以春梅正言春梅
者春實尚青味酢故也淮南子注曰一梅不足爲百人
酸喻少不能有所勝故曰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
一輿羽之謂哉舊說大庾嶺上梅南枝落北枝始華故
文二人向陽爲从向陰爲比士之趨嚮不可不慎也

李

素問曰李韭皆酸李東方之果木子也故其字从木从

子性頗難老老雖枝枯子亦不細其品處桃上故果屬
有六桃最為下孔子飯黍不以雪桃而詩曰投我以桃
報之以李又曰丘中有麻彼留子嗟丘中有麥彼留子
國丘中有李彼留之子言麻以衣之麥以食之又有李
焉且皆丘中植之則留子之政脩矣此入之所以思之
法言曰男子畝婦人桑之謂思呂子曰子產相鄭桃李
之垂於街者莫之援也然則丘中有李又能使人不盜
也爾雅曰桃曰膽之棗李曰薺之蓋棗李之臍去薺而
已舊云桃李種法大率欲方兩步一根密則陰輒相扇不
惟子細味亦不佳也論語曰朋友數斯疏矣有是哉化

書曰李接桃而本強者其實毛梅接杏而本強者其實
甘此明造化之權有以知巧而移矣莊子曰接子之或
使此之謂也爾雅曰休無實李言可休息而已無實可
食也

楓

釋木云楓攝攝楓似白楊有脂而香今之香楓是也木
厚葉弱枝善搖故字从風作音从風也葉作三脊霜後
色丹所謂丹楓其材可以為式兵法曰楓天棗地置之
槽則馬駭置之轍則車覆是也舊說楓之有癭者風神
居之夜遇暴雷驟雨則暗長數尺謂之楓人天旱以泥

封之即雨故造式者以爲蓋也以大霆擊棗木載之所
謂楓天棗地蓋其風雷之靈在焉故能使馬載車覆也
楓尊棗卑故式覆以風楓載以雷棗古者王禁被以楓
槐外朝之位樹九棘焉賦曰蘭若充庭槐楓彼宸此之
謂也

槐

春秋說曰槐者虛星之精槐性暢茂上棘爾雅所謂如
槐曰茂又曰槐棘醜喬桑柳醜條是也周官外朝之法
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
槐三公位焉蓋槐取黃中外懷又其華黃其成實玄故

也棘取赤中外刺又其花白其成實赤故也蓋聖人取
義簡博植一物而衆善舉故曰禮樂法而不說詩曰駟
駟彭彭傳云駟馬白腹曰駟言上周下殷也西方之書
以蓮華取義蓋以如此蓮華有白有青有赤其所表示
則白淨也青善也赤覺也能隨衆緣應時開敷悅可衆
心而非實也然實亦因此是之謂妙蓮華舊云弱槐初
生不能自立即於槐下種麻脅槐令長既植移而蒔之
亭亭若一所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者也所以君子居
必擇鄉遊必就士天玄主物簿曰槐木生丹不復凋殘
也木身潤滑常有香氣如焚松風由是觀之內丹之益

豈虛言哉

棗

棗大者棗小者棘蓋若酸棗所謂棘也於文重東爲棗並束爲棘一曰棘實曰棗蓋棗性重喬棘則低矣故其制字如此詩曰八月剥棗十月穫稻剥擊也棗實未孰雖擊不落已孰則爛不擊自墮蓋收棗擊而落之故齊民要術所謂全赤即收收法撼而落之爲上是也且棗全赤即收故乾則紅皺復爲烏烏之費半赤而收者肉未充滿乾復黃皺將赤味亦不佳故於全赤之時剥而落之夏小正曰剥棗栗零剥也者取也零也者降也零

而後取之今採華藥亦各有時筆談云如紫草未華時採則根色鮮澤華過而採則根色黯惡故用葉者取葉初長足時採用華者取華初敷時採用實者取成實時採綠土氣有早晚天時有愆伏如平地三月華者深山中則四月華是也孟子曰今夫麩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世云斲棗令人齒黃養生論曰齒居晉而黃晉齒食此故也

棘

棘性堅強費風之長養者其心之生更難於榦故詩曰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以言七子不令費母之長養如此
四時纂要云四月棗葉生凱風之時也蓋母雖失道負
罪引慝自謂不令念其母之勞而忘其過者孝子之道
也故序者曰凱風美孝子也且其負罪引慝自謂不令
念其母之勞而忘其過者亦所以微切以感其母公孫
丑曰凱風何以不怨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親之
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蓋微切以激之之謂磯據此丑
聞小弁之義則凱風之不怨自可推而得今復云云者
亦異乎商賜之言詩矣魏風一章曰園有桃二章曰園
有棘棘酸棗也於果爲下以言昭公之節彌苦傳曰豫

章以木稱郡酸棗以棘名邦舊云鵲巢中必有棘蓋棘
性暖今人養華之法初春以棘數枝置華叢上可以辟
霜護其華牙也

木瓜

釋木云楸木瓜木瓜葉似柰實如小瓜其枝可爲數號
一尺百有二十節味酢善療筋轉陶隱居云如轉筋時
但呼其名及書上作木瓜字輒愈蓋梅望之而蠲渴楸
書之而緩筋理有相感不可得而詳也諺曰梨百損一
益楸百益一損投人之道宜有以益之而報人則欲其
堅久故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玖也江左故老視

其實如小瓜而有鼻食之津潤不木者謂之木瓜圓而小於木瓜食之酢澁而木者謂之木桃木李大於木桃似木瓜而無鼻其品又下木桃亦或謂之木梨梨蓋聲之誤也鼻即瓜之脫華處里俗呼之爲咪其著華處乃臍也按魚龍河圖曰瓜有兩蒂兩鼻者殺人則鼻與蒂異矣木瓜性脆木李性堅今人以蜂飴漬之者取木瓜煎之者取木李且六果桃最爲下其詩一章曰木瓜二章曰木桃三章曰木李以言投我彌薄而報之彌厚則不應先桃後李如此今木瓜或於熟時鏤紙作華粘之以審喫其上得露日之氣乃紅其文如生云

穀

穀惡木也而取名於穀者穀善也惡木謂之穀則甘草謂之大苦之類也詩曰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籜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蓋檀堅厚籜脆薄其別之易也穀則惡木也而疑於美散木也而疑於才其別之則難矣故一章言尚其樹檀而下其籜二章言尚其樹檀而下其穀以誨宣王分別善惡有隆於後且箴規者友道也誨誘者師道也記曰能博喻然後能爲師故衡門三章章四句鶴鳴二章章九句皆比而不賦則以誨誘故也然僖公愿而無立志故作衡門者以誘掖之

宣王則高才之主特不能以有終爾非愿而無立志者也故鶴鳴一二以曉教之又與誘掖之詩異本草曰楮一名穀陶氏云即今構木誤矣先賢以為皮斑者是楮皮白者是穀有瓣者曰楮無瓣者曰構按此非一種物類相感志云其膠可以團丹砂語曰構膠為金石之漆是也列子曰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亂之楮葉中不可別也遂以巧食宋國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知巧老子曰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此之謂也

楊

爾雅曰楊蒲柳所謂董澤之蒲是也今有黃白青赤四種白楊葉圓青楊葉長赤楊霜降則葉赤材理亦赤黃楊木性堅緻難長俗云歲長一寸閏年倒長一寸世重黃楊以其無火或曰以水試之沈則無火取此木必於陰晦夜無一星則伐之為枕不裂楊之孚甲早於眾木昏姻失時則曾木之不如也故詩曰東門之楊其葉牂牂牂牂盛也東門之楊其葉肺肺衰也以言嫁娶之暮如此莊子曰大聲不入於耳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折楊逸詩皇華即詩所謂皇皇者華是也蓋送之

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則其即人情也近矣詩之近於人情非其至者也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若此者詩之至也中庸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易曰枯楊生華枯楊生稊蓋楊性堅勁雖生棟不撓齊民要術曰白楊性勁直堪爲屋材寧折終不曲撓榆性懦軟久無不曲比之白楊不如遠矣正言枯楊義取諸此彖曰大過棟撓本末弱也

柚

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有雲夢之柚柚似橙而大於橘故兩同書曰執錫分銀操橙證柚一名條秦風所謂有

條者即此是也碧榦丹實出於江南列子曰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櫟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爲枳焉故曰橘柚有鄉萑蒲有叢又曰橘柚凋於北徙若榴鬱於東移也晏子曰賜人主前瓜桃不削橘柚不剖此亦曲禮懷核之義然自其大者觀之雖若末務然而循循唯謹杜滅僭竊之萌遠矣後世法亡道散始以細謹爲不足顧也於是禮義大壞而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天子至下堂而見諸侯矣由是言之夫禮之曲豈可廢哉詩曰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不可不慎也藥語曰本草云橘皮味苦柚皮味甘此

誤也柚皮極苦不可向口皮甘者乃橙爾橙可登而成之袖視其外油然者也

橘

橘如柚而小白花赤實蓋亦渡江而變考工記所謂橘踰淮而北爲枳此地氣然也書曰厥包橘柚錫貢言錫明不常貢也崔寔正論曰橘柚之實堯舜所不常御蓋知是矣舊說橘宜見屍則多子故類從以爲橘觀屍而實繁榴得骸而葉茂也橙亦橘屬若柚而香物類相感志曰葉有兩刻缺者是也淮南子曰故橘樹之江北化而爲枳是故桓公以管仲則治以易牙則亂可不戒哉

楚辭云斬伐橘柚列樹苦桃此亦退賢進不肖之諭也世傳伊尹爲湯說至味云肉之美者猩脣燕髀豹胎象節魚之美者洞庭之鱖東海之鮪菜之美者崐崙之蘋具區之菁和之美者陽濮之薑招搖之桂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果之美者江浦之橘雲夢之柚非爲天子不可得而具已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則至味具矣

唐棣

唐棣一名移其華反而後合詩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詩三百所以無此篇歟然則孔子刪詩蓋若此類凡木之

華皆先合而後開惟此華先開而後合詩曰山有苞棣
隰有樹檉苞棣以況可與權之臣樹檉以況可與立之
臣可與權者在上可與立者在下穆公之業也又曰何
彼穠矣唐棣之華何彼穠矣華如桃李蓋棣華偏而後
合桃李則皆有華之盛者故詩以況王姬下嫁其衣之
穠如此且偏然反故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爾雅
曰唐棣移郭璞云似白楊江東呼夫移偏然反夫之事
也竹林曰邲之戰偏然反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
移今晉變而爲夷狄楚變而爲君子故移在其辭以從
其事陸機疏云唐棣與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其

華或赤或白六月中孰大如李子可食華品序云洛陽
亦有芍藥緋桃碧桃千葉李紅郁李之類皆不減他出
者而洛陽人不甚惜謂之果子華曰某華至牡丹則名
直曰華其意謂天下真華獨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
丹而自可知也其愛重之如此

常棣

如李而小子如櫻桃正白華萼上承下覆甚相親爾采
薇所謂彼爾維何維常之華是也唐棣之華反而後合
詩以譬權則此華上承下覆甚相親爾者常而已矣故
曰常棣也移从移棣从隶隶言華萼相承輝榮相隶也

秉仁也移義也兄弟尚親親仁也故常棣以燕兄弟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傳曰聞常棣之言為今也聞常棣之言為今則管蔡之所以失道者以不聞乎此而已故序曰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鷓鴣曰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鷓鴣而是詩云故作常棣焉變為言作者蓋周公之於詩其道在鷓鴣而其事在常棣故也孟子曰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此以道乃為鷓鴣之證也左傳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

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此以事故作常棣之證也然則道在鷓鴣事在常棣周公也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孔子也綦子曰作人當如常棣灼然光發

埤雅卷第十三

北雅卷第十三

山蒸子曰於人當收常棘以然也
直去與獸車去常棘則公也
去去春好許去蒸然於
鞞凡今之人莫收只策北以車好於常棘之蒸也然限

北雅卷第十四

釋木

栗

柳

楸

櫻桃

柏

梧

桐

柘

椒

梓

榛

榴

榘

桂

粉

棋

栗

栗味鹹北方之果也有菜蝟自裹故先賢云阜者柞栗
之屬膏者楊柳之屬覈者李梅之屬國語曰婦摯不過
棗栗以告虔也先儒以為棗取早敬栗取恂栗東觀書

曰栗駭蓬轉蓋今栗房秋孰罅發其實驚躍如爆去根
榦甚遠所謂栗駭其以此歟詩曰山有樞隰有榆山有
栲隰有杻山有漆隰有栗言國君有財而不能用猶之
山隰不能自用其材故人卒取之以爲用也然則秦詩
曰阪有漆隰有栗何以爲美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秦
仲既見君子有禮樂之好故道此以爲戒言宜並坐鼓
簧今不能及時以自虞樂則壯者其耄老者其亡矣此
其所以爲美也耄之爲言跌也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
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與此同義傳曰其言一也言者異
則人心變矣自母言之則爲賢母自妻言之則未免爲

妬妻蓋言之異有如此者相法曰白如截肪黃如烝栗
今黃玉謂之栗玉義蓋取此內則曰棗曰新之栗曰撰
之按儀禮曰棗烝栗擇蓋烝之之謂新撰之之謂擇

柳

柳柔脆易生之木與楊同類雖縱橫顛倒植之皆生然
使十人植之一人搖之則無生柳矣立賢之道何以異
此又況植之之人寡而搖之之人衆乎松柏醜茂桑柳
醜苑詩曰苑彼桑柔又曰苑彼柳斯是也蓋凡物發而
成暢茂積而成苑結故桑柳醜條而其詩謂之苑也苑
柳曰有苑者柳不尚息焉言柳之苑非若松柏之茂未

幾而衰矣然人尚庶幾息焉以言幽王之不可朝事曾
苑柳之不如也東方朔集曰首陽爲拙柳下爲工一作
柱下爲工柱下老子柳下展禽也二說皆通大戴禮曰
正月柳穉穉者發孚也本草曰柳華一名絮抱朴子曰
柳柞速朽燎以爲炭則億載不敗此言養生之經有益
如此故廣成子以謂我脩身千二百歲矣而吾形未嘗
衰也中朝故事云天街兩畔槐木俗號爲槐衙曲江池
畔多柳亦號爲柳衙意謂其成行列如排衙也今言宮
腰細瘦謂之柳腰

楸

釋木云大而散楸小而散楸梧早脫故楸謂之秋楸
美木也故曰山居千章之楸其人與千戶侯等董子曰
木名三時革命一歲若椿从春楸从秋榎从夏所謂木
名三時芋从子黃从寅茆从卯昔从酉莖从亥芋从丁
茂从戊芑从己莘从辛葵从癸之類命以一歲支榦故
曰革命一歲也夢書曰榆爲人君楊爲使者楸爲讚謁
今柳謂之絲楸謂之線按楸有行列莖榦喬聳凌雲華
高可愛至秋垂條如線俗謂之楸線述異記云越人多
橘柚園歲出橘稅謂之橙橘戶中山又有楸戶著名楸
籍者也

櫻桃

櫻桃爲木多蔭其果先孰一名荆桃一名含桃許慎曰
鷲之所食故曰含桃也謂之鷲桃則亦以鷲之所食
食故謂之鷲桃也月令仲夏之月天子羞以含桃言薦
新也其顆大者或如彈丸小者如珠璣南人語其小者
謂之櫻珠字說云櫻主實公穉柔澤如嬰者栲主材成
就堅久如考者

柏

柏一名栲雜記所謂暢曰以栲者是也柏性堅緻有脂
而香故古人破爲暢曰用以擣鬱詩曰汎彼柏舟在彼

中河言柏非不可以爲舟特非柏之所宜故共姜守義
引以自況也共姜守義所以自誓如此則欲奪而嫁之
者特牽於天性之愛而已故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傳
云天謂父也蓋毛讀序者所謂父母欲奪而嫁之之誤
也且女子從母而已故稱母焉何必言父然後如序王
文公曰槐黃中其華又黃懷其美以時發者也故公位
焉松華猶槐也而實亦立然華以春非公所以事上之
道柏視松也猶伯視公伯用詘所執躬圭者以此公用
直所執桓圭者以此檜柏葉松身則葉與身皆曲縱松
葉柏身則葉與身皆直縱以直而從之檜以曲而會之

世云柏之指西猶磁之指南也

梧

梧一名櫬即梧桐也今人以其皮青號曰青桐華淨妍雅極爲可愛故多近齋閣種之梧橐鄂皆五焉其子似乳綴其橐鄂生多或五六少或二三故飛鳥喜巢其中莊子所謂空闊來風桐乳致巢是也今亦謂之梧子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蓋梧桐以譬才之柔令朝陽以譬德之溫厚莊子曰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此言精大用則竭神大用則弊故二子疲或枝策而立昏或據梧而瞑也

桐

此即白桐華而不實賈思勰曰白桐無子冬結似子者乃是明年之華房爾雅曰榮桐木即此是也桐木華而不實故曰榮桐木也今亦謂之華桐華則以其華而不實賈思勰曰桐葉華而不實者曰白桐實而皮青者曰梧桐今炒其實散之味似菱芡桐有三輩青白之外復有岡桐即油桐也生於高岡今亦謂之岡桐蓋桐性便溼不生於岡故此桐有岡之號毛詩傳曰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陶氏云桐有四種青桐葉皮青似梧而無子梧桐色白葉似青桐而有子白桐與岡桐無

異唯有華子爾岡桐無子是作琴瑟者皆不足據按青
桐即今梧桐白桐又與岡桐全異白桐無子才中琴瑟
岡桐子大有油與陶氏之說正反詩曰湛湛露斯在彼
杞棘愷悌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愷悌君
子莫不令儀杞棘岡木故詩以況令德椅桐柔木故詩
以況令儀淮南子曰梧桐斷角馬蹇截玉言柔弱之勝
剛強如此論衡曰楓桐速長故其皮膚不能堅也老子
曰大器晚成豈不信哉孟子曰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又
曰舍其梧櫝養其櫟棘則爲賤場師焉梧雖桐輩也而
梧下桐上櫝雖梓輩也而櫝下梓上故桐梓者愛身之

譬也梧櫝以況肩背而已蔡邕月令云桐始華桐木名
木之後華者也釋之故曰始易緯曰桐枝濡毳而又空
中難成易傷須成氣而後華淮南子曰桐木成雲言其
升氣可以造雲云遁甲曰梧桐不生則九州異名之曰
桐似本於此桐柔木也而虛其心若能同者父喪杖竹
母喪杖桐竹有節父道也桐能同母道也母從子者也
舊說梧桐以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從下
敷一葉爲一月有閏則生十三葉視葉小者則知閏何
月不生則九州異君

柘

地崔豹古今註曰杼實曰椽棘實曰棗桑實曰甚柘實
曰佳佳言佳鳥性所食也考工記曰弓人取材柘爲上
櫜次之麋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爲下蓋
弓材莫良於麋尤良於柘故皇矣先其麋後其柘也蠶
書曰柘葉飼蠶其絲作琴瑟弦清鳴響亮勝於凡絲遠
矣

椒

椒似茱萸而小赤色內含黑子如點今謂椒目木有針
刺葉堅而滑澤爾雅曰椒椒醜茱萸桃李醜核言桃李屬

皆内核椒椒屬皆外菜也酉陽雜俎曰椒可以來水銀
茱萸氣好上椒氣好下蓋椒氣性不上達故詩以譬沃
也言沃盛強能修其政然其馨香下達而已詩曰椒聊
之實蕃衍盈升椒聊之實蕃衍盈朶沃以支子受邑其
後遂將盛大則猶之椒也其實蕃衍而至於盈升盈朶
也先盈升後盈朶則古者朶大而升小升之所容不足
以盈朶故也或曰廣雅以爲兩手謂之朶朶一升也故
是詩先言升後言朶相備而已莊子曰韋以衰椒雖踰
絺綌然久則臭椒故天下之理有初雖若佳後更爲害
不可不察也

梓

傳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舊說椅即是梓梓即是楸蓋楸之疏理而白色者為梓梓實桐皮曰椅其實兩木大類同而小別也今呼牡丹謂之華王梓為木王蓋木莫良於梓故書以梓材名篇禮以梓人名匠也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言王者造始作為典則以授諸侯則既勤樸斲之譬也諸侯致飾嗣其功而終之則惟其塗丹雘之譬也詩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言其宮中所植皆能預備禮樂之用語曰一年之計莫如種穀十年之計莫如種木故文公於初作宮室之時

早計如此又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桑梓父之所植尚或敬之也禮曰見君之几杖則起其類是乎尸子曰荆有長松文梓

榛

榛似梓實如小栗栗屬也先王以為女摯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止于棘止于榛者言圃有樊園有棘山有榛明欲遠而止之彌遠也又曰鴟鳩在桑其子在梅其子在棘其子在榛者蓋先實者梅後實者棘先實者棘後實者榛故其序如此亦其榛卑小於棘棘卑小於梅詩以刺之故每況愈下也賦云榛栗罅發江南有小栗謂

之芋粟此讀茅爲芋之誤也莊子曰狙公賦芋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茅小粟也

榴

木卧死爲翳立死榴荀子曰周公之狀身如斷菑臯陶之狀色如削瓜以此非相蓋不足以非之詩曰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樹啓之辟之其榿其楛攘之剔之其檠其柘言周公之新民刊除林木以治田作室其始作之屏之者榴翳而已既又就者衆民無所居焉則其修之平之也及於灌樹其啓之辟之也及於榿楛至其尤衆也無以處之則攘之剔之至於檠柘檠

柘材之美者人之所恃以蟄也蓋論道則木以不材生議政則木以不材死故莊子言散樗以不材終其天年而是詩又言刊除材木始於榴翳不得已而去之然後及於檠柘此古之人所以處乎才與不才之間猶曰似之而非也

榿

釋木云榿羅榿一名羅其文細密如羅故曰羅也又有白者赤羅文棘白羅文緩雖皆所謂文木然而赤羅爲上故穆公植之秦詩初曰晨風卒曰樹榿者言人君所以用賢之道始於能致之終於能立之棟謂之綾杉謂

之紗椽謂之羅羅亦有華者俗謂之羅錦羅錦猶言杉錦棟綾也羅錦明杉錦暗今虜人有棟綾器其文如綾綺狀又下於杉錦矣爾雅曰棟赤棟白者棟

桂

蘇秦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於鬼王難見於帝蓋桂藥之長也凡木葉皆一脊惟桂三脊桂之輩三一曰菌桂葉似柿葉而尖滑鮮淨蜀都賦所謂菌桂臨崖者即此桂也二曰牡桂葉如枇杷而大爾雅所謂棧木桂者即此桂也菌桂無骨正圓如竹故此云木桂也三曰桂舊云葉如柏葉者即此桂也皆生南海山

谷間冬夏常青故桂林桂嶺皆以桂爲名也本草言桂宣導百藥無所畏又曰菌桂爲諸藥先聘通使故說文以爲百藥之長也莊子曰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言此皆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桂猶圭也久服通神若服以祀宣道諸藥謂之先聘若執以使又謂之棧能侵他木斃之談苑記江南後主患清暑閣前草生徐鍇令以桂屑布磚縫中宿草盡死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蓋桂味辛螫故也然桂之殺草木自是其性不爲辛螫也雷公炮炙論云以桂爲丁以釘木中其木即死一丁至微未必能螫大木自其性相制爾越絕書曰人

固不同慧種生聖癡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以蘇
生禹考之殆不然矣異書云月中有桂下有一人常斫
之木瘡隨合

粉

粉白榆先敷葉後著夾榆性扇地所扇各與木等故其
陰下五穀不植而古之人就以息焉東門之粉一章曰
東門之粉宛丘之桐子仲之子婆娑其下言風化之所
行大夫氏之子道舞也二章曰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
績其麻市也婆娑言風化之所行大夫氏之女市舞也
男子道舞尚非所宜女子市舞尤非所宜矣且東門人

所出入宛丘之道人所往來國之交會也於是有粉桐
之陰焉則人之所趨而聚也管子曰桓公之時五衢之
民桑麻不種繭縷不治衣多弊屨多穿管仲請沐途旁
之枝使無尺寸之陰爲是故也內則曰堇苴粉榆兔蕘
澹澹以滑之兔新生者蕘其乾也堇苴粉榆初生其葉
蓋象兔目故謂之兔也淮南子曰槐之生也五日而兔
目十日而鼠耳字說曰榆瀋滑故謂之俞莖俞而有刺
所以爲至粉俞而已安可長也以俞爲合乃卒乎分夫
很如粉俞如粉皆分之道

棋

棋高大似白楊多枝而曲飛鳥喜巢其上賦曰枳句來
巢是也子依房生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狀如珊瑚散
之甘美如飴今俗謂之枳棋古今註曰一名樹蜜一名
木錫實形卷曲核在實外以其本為屋近酒能令酒味
薄曲禮曰婦人之摯棋榛脯脩棗栗棋取卷曲榛言至
棗言早栗言恂栗故曰以告虔也

埤雅卷第十四

釋草

竹

蓬

蒿

蕪

蘼

荇

蘋

藻

海藻

蕭

菱

虞蓼

卷耳

萑

芥

芡

竹

竹物之有筋節者也故蒼史制字筋節皆从竹爾雅曰
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今竹性亦喜東南引生
故古之種法云斲取東南引根於園角西北種之久之

自當滿園語曰西家種竹東家治地言其滋引而生來也易曰方以類聚竹引東南則以卦推之巽爲竹矣震東方也故震爲蒼筤竹而已蒼筤幼竹也今人穿沐叢竹芟其繁亂不使分其勢然後枝幹茂擢俗謂之洗洗竹第如洗華例非用水也傳曰淇衛筮籥又曰淇衛之箭又曰下淇園之竹以爲楛又曰伐淇園之竹以爲矢蓋淇之產竹土地所宜故風人以此美武公之德也詩曰瞻彼淇澳綠竹猗猗瞻彼淇澳綠竹青青竹之初生其色綠長則綠轉而青矣故是詩如此然其卒章又曰如箒如箒言盛也且曰如箒則又以明其爲竹矣禮器

曰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蓋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則禮至於器矣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故詩曰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國語曰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然則武公其殆聖矣乎爾雅曰如竹箭曰苞如松柏曰茂苞言其本茂言其末竹性叢生行鞭深遠故曰苞詩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干言原流之長也山言基址之固也竹言根本叢緻松言枝葉繁衍蓋不如是雖有室豈足樂哉故考室之詩首章如此竹譜曰北方寒冰至冬地凍竹根類淺故不能植爲

是故也爾雅又曰莽數節桃枝四寸糲堅中簡荼中凡此皆竹之類一疏一數一虛一實爾雅又曰蕩竹孫炎以爲闊節爲蕩按儀禮蕩在建鼓之間蕩蓋蕭屬明非數節者也舊說竹率六十年根輒一易即華實而苦死實落於土復生六年成曠稽聖賦曰竹布實而根枯蕉舒花而株槁禮斬衰杖竹齊衰杖桐說者以爲竹圓故天桐方法地又曰竹者感也桐者痛也竹外節桐內節喪禮以壓於父故爲母暮則其節有不得達於外矣且桐削杖亦以明其青禮去父不可亢也然母亦豈可略哉故齊衰杖桐削之使勿充而已檀弓曰竹不成用瓦

不成味木不成斲竹言用瓦言味木言斲相備也竹曰不成用主其質言之木曰不成斲主其文言之其曰瓦不成味則言以受飲食又不足以成味也荀子曰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變味言物變用言內其義一也說文云竹冬生艸也象形下垂者箬箬也蓋竹从倒艸竹艸也而冬不死故从倒艸一曰竹倒種故从倒艸其萌曰筍筍从勺从日勺之日爲筍解之日爲竹一曰从旬旬內爲筍旬外爲竹今俗呼竹爲妬母草言筍旬有六日而齊母

蓬

釋草云齧彫蓬薦黍蓬詩曰首如飛蓬蓬蒿屬草之不理者也其葉散生如蓬末大於本故遇風輒拔而旋說苑曰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是以君子務本也騶虞一章曰彼茁者葭二章曰彼茁者蓬葭澤草也蓬陸草也故詩以言庶類蕃殖書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莊子曰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蓬善轉旋非直達者也商子曰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蓋蓬有利轉之象故古者觀浮木而知為舟觀轉蓬而知為車然蓬雖轉徙無常其相遇往往而有也故其制字从逢東觀漢記曰栗駭蓬轉因遇際會管

子曰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問明主不聽也故詩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大夫以刺幽王

蒿

晏子曰蒿草之高者也爾雅曰藜之醜秋為蒿蓋藜之類至秋則高大矣故通呼為蒿也又曰蒿藪尉杜藪今人呼青蒿香中炙啖者為藪青蒿蒿背之太白者也詩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蓼蓼者莪匪莪伊蔚言以憂思亂其精神故目視昏華視莪以為蒿蔚也蔚大於蒿故前曰蒿後曰蔚也莊子所謂蒿目故於此乎說文老从

蒿省蓋五十象艾六十象著七十象蒿艾治也蒿亂也
 莊子曰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蓬蒿以
 言穢亂管子曰今鳳皇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
 莠茂鴟梟數至蒿之類至多如青蒿一類自有兩種有
 黃色者有青色者本草謂之青蒿亦恐有別也陝西綏
 銀之間有青蒿在蒿叢之間時有一兩株迥然青色土
 人謂之香蒿莖葉與常蒿悉同但比常蒿色青翠一如
 松檜之色至深秋餘蒿並黃此蒿猶青氣稍芬香恐古
 人所用以此為勝

藜

蒿青而高藜白而繁爾雅曰藜皤蒿白蒿也葉麤於青
 蒿從初生至枯白於眾蒿欲似細艾者所在有之故曰
 皤蒿也今俗謂之蓬蒿可以為菹箋云豆薦藜菹是也
 一曰由胡廣雅曰由胡白蒿也北海謂之旁勃夏小正
 曰繫由胡由胡旁勃也詩曰予以采藜于沼于沚藜所
 以祭也于沼于水之外也于沚于水之內也苻采之左
 右藜采之內外蘋藻采之上下則其位彌下者其事亦
 彌繁故也傳曰夫人執藜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
 備焉王后則苻菜也國語曰王后親織玄紵公侯之夫
 人加以紘緹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

加之以朝服自庶以下皆衣其夫與此同意七月之詩
曰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傳曰采蘩所以生蠶也蓋農功
有早晚蠶事有先後故言求桑於前以著蠶之早者采
蘩於後以著蠶之晚者今覆蠶種尚用蒿云仙經曰白
蒿白兔食之仙爾雅曰蘩菟葵豈謂是歟采蘩先言于
沼于汜後言于澗之中言夫人於事有進而無退采蘋
言澗在前采蘩言澗在後夫人嫌於事不勤大夫妻嫌
於德不劬也

苜

爾雅曰苜接余其葉苜蓋苜一名接余亦或謂之鳧葵

叢生水中莖如釵股葉在莖端隨水淺深詩曰參差荇
菜左右流之三相參為參兩相差為差參差言其出之
無類左右言其求之無方王文公曰萋餘詩雖以比淑
女然后妃所求皆同德者則萋餘惟后妃可比焉其德
行如此可以萋餘艸矣若蘋蘩藻所謂餘草舊說藻華
白苜華黃顏氏家訓云今苜菜是水悉有之黃華似萼
是也夫后祭苜夫人祭蘩大夫妻祭蘋藻而詩之言苜
止於芼之而已蘩則曰于以用之蘋藻則至於盛之湘
之奠之無所不為焉亦其位彌高者其事亦彌略之證
也又后妃言河夫人大夫妻言澗后妃言洲夫人言沼

言泚大夫妻言瀕言潦亦言之殺也且蘋蘩蕒藻溪澗
沼泚之毛也而苻則異矣故后妃采苻詩傳以爲夫人
執蘩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泚溪澗之草
猶可以薦后妃則苻菜也據此苻菜厚於蘋蘩故曰后
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苻菜備庶物以事宗廟苻之言
行也蘋言賓藻言澡蘩言盛然則苻菜言采言芼是亦
共之而已故教成之祭芼用蘋藻以成婦順易曰德言
盛禮言恭又曰君子以成德爲行然則后妃采苻夫人
采蘩大夫妻采蘋藻固有次第哉且后妃夫人采一大
夫妻采二二而足非其至也許大夫妻者不一而足

蘋

昏義曰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魚亦柔巽隱伏故此三者昏
禮以成婦順韓詩曰沈者曰蘋浮者曰藻蓋藻蘋類也
似槐葉而連生生道旁淺水中與萍雜至秋則紫今俗
謂之馬藻亦呼紫藻故曰予以采藻于彼行潦而傳云
藻聚藻也呂覽曰菜之美者崐崙之蘋高誘謂蘋大蘋
水藻也據此蘋即所謂藻水深潔處乃有故曰予以采
蘋南澗之濱也先言予以采蘋南澗之濱後言予以采
藻于彼行潦亦言大夫妻之德有隆而無殺左傳曰潢

汙行潦之水蘋蘩蒹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淮南子曰容華生藁藁生萍藻萍藻生浮草謂是歟蓋
非蒲藻之藻萍藻之藻浮蒲藻之藻沈草木疏以爲葉
似蓬蒿莖如釵股而大謂之聚藻誤矣按顏氏家訓云
茗牛藻也即機所謂如蓬者也郭璞注三蒼亦云蒹藻
之類則明非蒹藻蒹藻一名聚藻蒹聚也藻出乎水之
上蘋出乎水之下故大夫妻采之然而采蘩曰可以奉
祭祀而采蘋言共者蓋曰于以用之公侯之宮則所謂
奉也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則是共之而已若然誰其尸
之有齊季女者祭主也蓋非大夫妻春秋傳曰濟澤之

阿行潦之蘋藻置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說者以爲季
蘭季女佩蘭者也然則大夫之妻教成之祭共蘋藻焉
於是使女之季者佩蘭主而奉之故傳以爲季女微主
也

藻

藻水草之有文者出乎水下而不能出水之上其字从
澡言自絜如藻也書曰藻火粉米藻取其清火取其明
也周官希冕四章自藻而下其章不足道也故謂之希
冕希冕言其數也玄冕二章自黼而下其數不足道也
故謂之玄冕玄冕言其色也先儒以爲希冕三章玄冕

一章非是也孔子曰黼衣黻裳者不茹葷非不能食也服使然也蓋玄冕繪黼於衣繡黻於裳大祭則王服以齊故曰不茹葷也中祭而下則服玄端然則禮曰齊之玄也以幽陰思也玄冕亦爾非特玄端而已禮曰玄冕齊戒詩曰又何予之玄袞及黼黼玄冕也以袞舉上以黼舉下蓋言之法也由此觀之玄冕兩章則希冕四章明矣蓋子男之服毳冕五章則人君所服盡於此矣人若所服盡於毳冕則希冕而下臣服也故禮自毳冕而上章數皆以奇自希冕而下章數皆以偶奇陽也偶陰也孔子曰管仲鏤筮而朱紘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

難爲上也說者以爲藻取其文蓋藻非特爲取其文亦以禳火今屋上覆椽謂之藻井取象於此亦曰綺井又謂之覆海亦或謂之魚頂風俗通曰殿堂宮室象東井形刻作荷菱荷菱水草也所以厭火與此同義詩曰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蓋魚性食藻王者德至淵泉則藻茂而魚肥故以頌首莘尾爲得其性莊子曰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故三章皆曰魚在在藻王在在鎬也且周之興也憂勤在豐其豈樂在鎬豈樂在鎬其嘉樂在洛故是詩正言樂豈蓋憂釋而爲樂怒釋而

為豈尚書大傳曰周書自泰誓就召誥而盛於洛誥傳
曰士卒鳧藻言其和睦歡悅如鳧之戲於水藻也或言
魚藻亦以其如此

海藻

爾雅曰蔞海藻如水藻而大似髮黑色生深海中陳藏
器本草以為爾雅所謂綸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正為
二藻也善療瘤癭夫頸處險而癭今汝洛間多焉而浙
右閩廣山嶺重阻人鮮病之者按本草海藻昆布青苔
紫菜皆療瘤癭結氣被海之邦食此故能療之也

蕭

蕭可以祭故其字从蕭亦秋風之過蕭意象肅然故蕭
一名荻其字从蕭也爾雅曰蕭荻蕭似白蒿莖麤科生
有香氣故祭祀以脂蕪之詩曰取蕭祭脂凡祭灌鬯求
諸陰燂蕭求諸陽奏樂求諸陰陽之間故禮曰聲音之
號所以告詔於天地之間也又曰見以蕭光以報氣也
加以鬱鬯以報魄也凡祭言鬯常先於蕭今祭義言鬯
更在蕭後則以言商禮故也蓋周人先求諸陰故先灌
燂蕭在後商人先求諸陽故先燂蕭灌鬯在後且周
祭肺商祭肝故祭義言商禮先舉肝所謂羞肝肺首心
是也郊特牲言周禮先舉肺所謂祭肺肝心是也詩曰

列彼下泉浸彼芑蕭民者上之所恃以事宗廟社稷蕭
之象也又曰蓼彼蕭斯零露漙兮蕭微物也而其香能
上達故詩亦以況四海之諸侯蕭今俗謂之牛尾蒿

菱

爾雅曰菱蕨攢其葉似荇白華實有紫角刺人可食一
名芰屈到嗜芰即此是也亦名薺若說文云楚謂之芰
秦謂之薺若今俗但言菱芰諸草木書亦不分別惟武
陵記云四角三角曰芰兩角曰菱其花紫色晝合宵炕
隨月轉移猶葵之隨日也舊說鏡謂之菱華以其面平
光影所成如此庾信鏡賦云照壁而菱華自生是也

虞蓼

此即蓼之生水澤者也似蓼莖赤味辛一名薺爾雅曰
薺虞蓼是也詩曰其鋪斯趙以薺茶蓼茶陸草也蓼水
草也以薺茶蓼則高下無所不治且因暑雨化之則草
不復生而地美蓋非特去草之害亦以醲其田疇故茶
蓼朽止於是黍稷茂止也月令季夏燒薹行水利以殺
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此之謂也詩曰
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成王初惑蔡管而疑周公四
國之亂幾毀王室則嘗集于蓼矣悟而必後患故曰未
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予又集于蓼言辛苦也離騷曰

蓼蟲不能從乎葵藿則葵藿甘而蓼苦故也吳越春秋
曰越王念復吳怨卧則切之以蓼冬則抱冰夏則附火
言其刻志如此

卷耳

爾雅曰卷耳苓耳廣雅曰即臬耳也幽州人謂之爵耳
或曰形似鼠耳故有耳之號也或曰白華細莖子如婦
人耳璫故名云荆楚記曰卷耳一名璫草亦云蒼耳叢
生如盤今人以葉覆麥作黃衣者所在有之詩曰采采
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言后妃持是器采
是物而不滿焉則以志在彼不在此也問者曰后妃貴

矣今曰采卷耳何也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詩人借此
以寫后妃之志焉耳故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詞不以詞
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荀子曰頃筐易滿也卷耳易
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昔秦穆公謂伯樂曰子姓有
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
之馬若滅若沒若亡若失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之
下也穆公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穆公曰
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
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物色牝牡尚弗能
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於此乎是

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若臯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然則善讀書者若九方臯之相馬可也舊說千歲之龜巢於蓮葉遊於卷耳之上

萑

爾雅曰萑萑菴蔚也葉形似荏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如雞冠子黑色細長三稜一名蔚臭劉歆云萑臭穢是也一名益母故曾子見益母而悲也一名萑詩曰中谷有萑曠其乾矣旱乾曰曠萑者能曠之草今日曠其乾矣則非一日之亢也故序以爲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芥

芥似菘而有毛其子如粟傳曰磁石引鍼琥珀拾芥即此是也或曰草謂之芥琥珀所脅謂草爾故類從以爲琥珀脅草也方言曰蘇芥草也江淮南楚之間曰蘇自關而西或曰草或曰芥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手足有之也土芥曼之也芥辛菜也今人望梅生津食芥墮淚此五液之自外至也慕而涎垂愧而汗發此五液之自內至也化書曰琥珀不能呼腐芥蓋芥腐矣雖琥珀不能呼也故同氣相求乾之二五利焉二五皆龍德故

也本草經曰尋萬物之性皆有離合虎嘯風生龍吟雲起磁石引鍼琥珀拾芥漆得蟹而散麻得漆而湧桂得葱而軟樹得桂而枯戎鹽累卵獺膽分盃其氣爽有相關感多如此類其理不可得而思也

芡

芡葉似荷而大其上有數十感如沸棊生而有芒刺其中有米可以濟飢傳云蓮芡之屬有橐韜一名雞頭蓋其蓬罇似雞首故曰雞頭一名雞壅莊子曰藥也其實莖也桔梗也雞壅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此言貴賤更事也當其所須則貴雖用而緩則賤豈有常也哉

俗云荷華日舒夜斂芡華晝合宵炕此陰陽之異也方言曰北燕謂之葭青徐淮泗之間謂之芡南楚江淮之間謂之雞頭或謂之鴈頭狀蓋似禽鳥之首故博以名之周官籩人加籩之實菱芡臬脯菱芡取之水臬脯取之陸所謂籩豆之實水陸之品也

埤雅卷第十五

